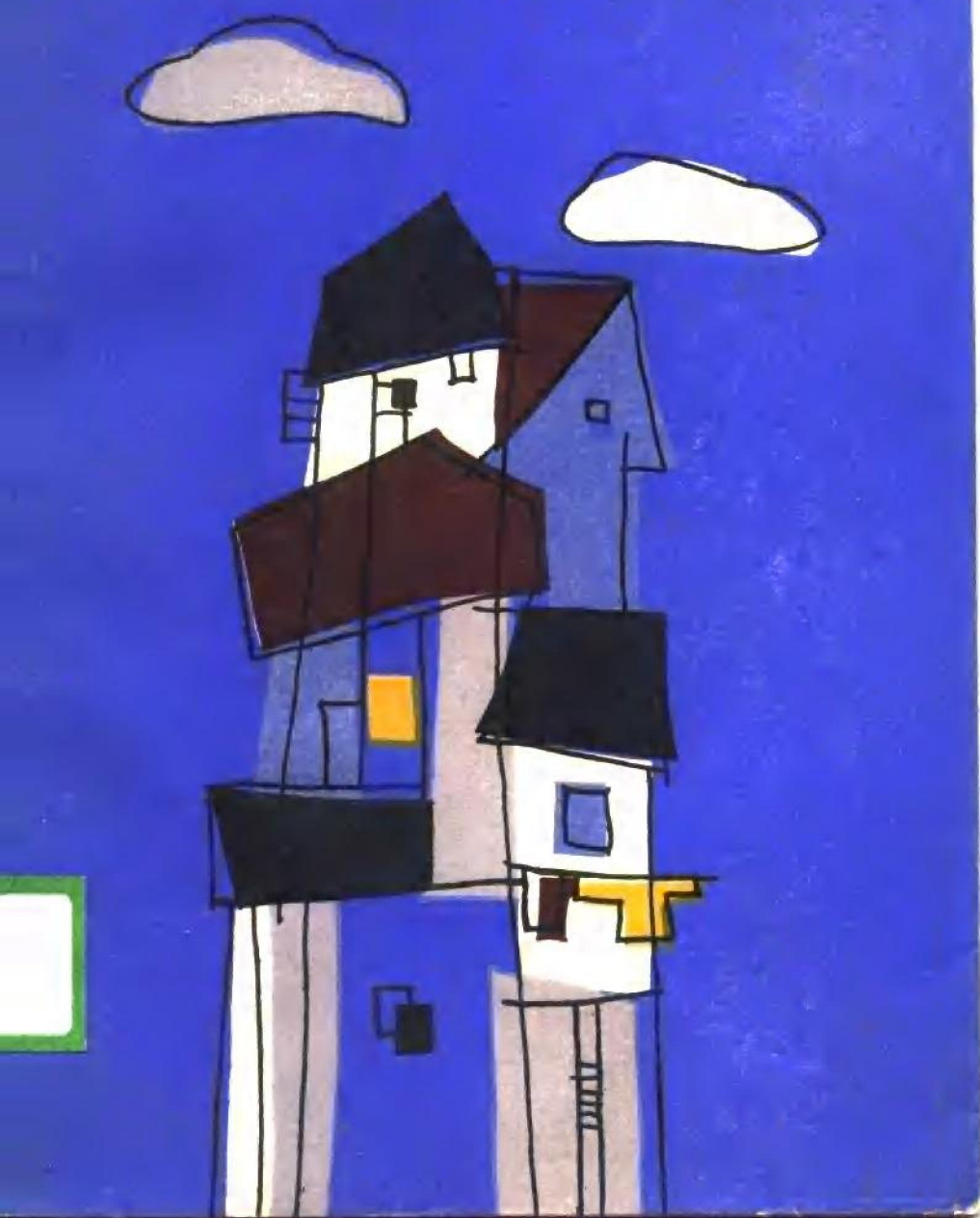


危楼记事

李国文



责任编辑：何凝白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：阿 达

危楼记事

李 国 文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×1168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5 字数 237,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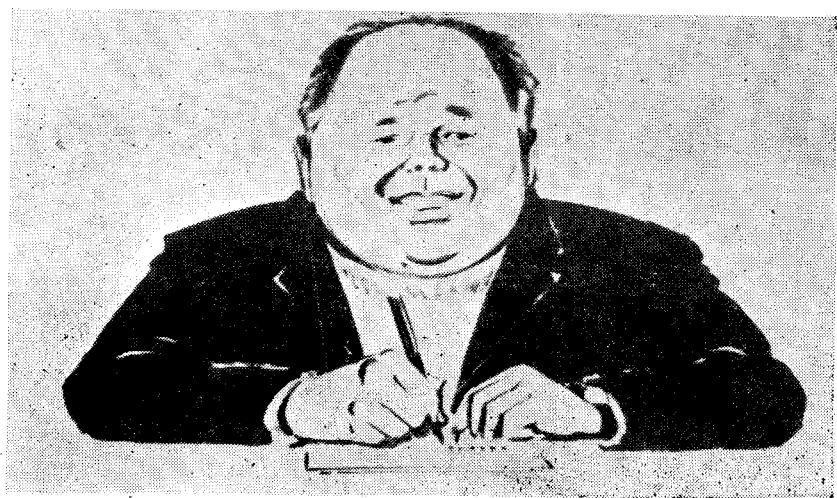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0150-9/I·111 定价：3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寓意深刻、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，通过九则构思新颖的故事，反映了“文革”前后一幢危楼居民们的人生聚散和人事沉浮。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触，描绘的是市井众生相，再现的是时代风云，揭示的是生活哲理。

作品手法别具一格，笔调别开生面，融寓言体、科幻体、志异体……于一炉，时而时空交叉，今昔交织，时而现实和梦幻转换，令人目不暇给；刻划人物，维妙维肖，入木三分，令人忍俊不禁；叙事状物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整部作品，五光十色，精彩纷呈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。



作者漫画像

阿 达 作

目 录

之 一	1
之 二	44
之 三	77
之 四	116
之 五	153
之 六	194
之 七	234
之 八	274
之 末	312

之一

前 言

在S市Y大街J巷，有过一幢危险房屋。市政当局好象早就计划拆除，但也只是计划而已。亏得大家能够将就凑合，楼房里的二十家住户（自然也包括我），竟然在危楼里生活了许多年。谢天谢地，现在，谁也找不到这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楼房，它那破陋窳败的形象，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。危楼原址正在破土动工，大兴土木。据说不会很久，S市的最高层建筑物将在这里拔地而起。

危楼不存在了，但危楼的居民还在。下面所讲的，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，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。

故事之一：一个拚命节省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，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，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。

“文革”已经是昨天或者前天的事情了，虽然还不到夏商周

那样遥远的程度，但人们努力忘却的心情，倒希望那梦魇颠倒的日子越远越好。但是，如今提笔来写这幢互相谗嫉又互相亲昵，互相捣鬼又互相拥抱的危楼居民，不得不回到那灰暗的阴霾的十年里去。有什么法子呢？诚如一位圣贤所说：“正经的年代产生严肃的人，狂悖的岁月产生荒唐的事。”而阿宝突然发财而致歇斯底里的故事，确实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才会出现。

啊！那奇迹般的十万元巨款，简直象一场荒唐的梦，随着这故事，又在我脑海里光怪陆离地出现了。我记得索尔·贝娄这样描写过：“钱，那是唯一的阳光，它照到哪里，哪里就亮。它没有照到的地方，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。”那捆扎得结结实实，象十块沉甸甸砖头似的人民币，当真地把危楼照亮了。而光亮度最为集中的焦点，就是这位孑然一身的阿宝，一个极普通的炊事员。但是太强烈的阳光，却使这个可怜人，出现了辐射症的反应，太悲哀了！十万块钱，一笔横财，幸运与苦难几乎同时降临到这个年轻人头上。尽管与此同时，还有抄家的搜查队，还有戴红箍的专政队伍，还有幸灾乐祸的眼神，还有当时很盛行的人皆为敌的仇视态度……这一切，也许是金钱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，围观的危楼老少，竟不看在眼里，而把双眼死死盯住那十捆人民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宝好象再也承受不住这有形无形的压力，口齿不清地嗫嚅了几句；满腔怨忿随着粘痰涌上来，口吐白沫，往后一仰，休克过去了。

在危楼各色人等之中，也许只有乔老爷算得上是阿宝贴近的邻居。其实，阿宝是个不愿去打扰别人，也不愿别人来打扰他的人。他的哲学是独善其身，即使受过他父母托过孤的，作保护人的老乔，阿宝也恭而敬之地保持住距离。尽管如此，热心肠的乔老爷还是抢前一步，扶起脸色灰白，牙关紧闭，人事不知的阿

宝。而且，似乎不怕什么牵连，也无所谓忌讳，更不在乎那些非我族类的眼色，抱住阿宝，沿着危楼里扭曲的、摇摇欲坠的楼梯，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送这个非常需要钱，但有了钱以后却成了心病的小伙子去医院。

追着乔老爷而去的，是我们这幢危楼的居民组长，一位年过五十，但精力旺盛的范大妈，就是她把抄家的搜查队，文攻武卫队伍引到危楼来的。以一种胜利的骄傲，一种不出所料的称心劲，赶到乔老爷前头，拦住他，似乎对一个大逆不道的劫法场的罪犯，喝问着：“你把他弄到哪儿去？”

其实，要不是阿宝决心摆脱这笔财富，给那帮气势汹汹的家伙，讲出巨款的下落，任凭他们把危楼翻个底朝上，也决不会找到的。凡“文革”中抄家的能手，倘非贼星照命，想趁机发财者，便是泄私忿者。或两者都不是，只是一种暴虐狂，真为所谓“革命”者并不多。然而，阿宝却象佛经故事里所讲的造舍利塔以赎身的施主那样，他本意倒是想超脱自己，结果反而把自己造到了塔的里面出不来了。他交出了这笔巨款，理应得到表扬，哪怕是一点鼓励或者肯定，也该有的。可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，相信阿宝还有十捆这样的钞票，藏在另外什么地方。“文革”那几年里，大家聪明得对谁都不讲真话，因而对别人的话，也决不可能相信。人与人之间隔堵墙，彼此窥测，满腹狐疑。所以只认为阿宝另有十捆，而不是百捆，应该说相当宽容的了。

抱着阿宝的乔老爷，当然恨这个被保护人，发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，招呼不打一声。这种不尊重、不信任的情绪，使得乔老爷十分懊丧。“难道我老乔是贪小爱财之辈？要是你这小伙子早偷偷地找我商量商量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！”但是，范大妈一拦一挡，乔老爷发现自己更恨的倒是这个可恶的女人，她已经不

止一次引鬼上门，抄这家，抄那家，弄得本来岌岌乎危哉的楼房，更加摇摇晃晃。只要 J 巷外 Y 大街一过重型车辆，可怜的危楼便象打摆子病人那样瑟瑟颤抖。如今那帮抄家队大有不找出另外十万元，决不罢休之意。一个个象喝醉了酒似的，拆间壁墙，撬水泥地，扒天花板，非把危楼毁于一旦不可。乔老爷这个一生乐呵呵，似乎从不知忧愁的人，头一回金刚怒目式瞪着抄家得了理的范大妈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梗着脖子走出危楼。

沉默，是最大的蔑视。不答话再加以一啐，乔老爷终于吐出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气，因为他和他那三十年代当过明星的妻子，也曾被这帮职业抄家队光顾过。他老伴一点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，就在那回抄家中不翼而飞，而且还不肯声张。因为对旧电影明星的信任程度，连阿宝的百分之五十还不到。如果你有金戒指，肯定会有金手镯；有金手镯，必然会有金项圈。真到棍棒齐下，皮开肉绽之时，你乔老爷该怎样搪塞？忍了吧，打碎牙往肚里咽，谁让你娶了电影明星咧！连你通红通红的好成分，也给冲淡了。其实老乔年轻时也是纨绔子弟，不过衰败得早，后来下海演话剧，剧团垮了蹬三轮，紧接着解放，成了无产阶级。没想到“文革”一来，“旗手”专门收拾三十年代，他也跟着倒霉，但他这啐受到大家的拥护。房子固然不好，没有一家住户不怨天尤人，骂爹骂娘的。但目前它还能挡风遮雨，还能提供你哪怕是絮一个窝的空间，而拆迁搬进新房的希望又那样渺茫无期，眼睁睁看这样折腾作践危楼，是相当愤慨的。所以对范大妈特别的不满意，尤其不满意她那张年轻时也曾漂亮俊俏过的大脸盘上，露出来的飞扬兴奋的神气，最好朝她脸上啐痰才解恨。

范大妈才不在乎这些，或者也可能她根本不曾察觉邻居们异样的眼光，追出大门外，在 J 巷里继续拦截乔老爷，不让他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巷口浩浩荡荡杀进另一支人马，顿时烟尘蔽日，喊声震天，立刻把危楼团团围住，枪炮对准，子弹上膛，电喇叭声称阿宝是他们厂子里的工人，他们有权处置，而且十万元是阿宝向厂领导主动交待的，应归工厂。拿到钱的这一拨自然不愿交出去，其实他们也未必敢私分，现在争的无非是功劳归属权的问题。双方用革命的词藻：什么摘桃派呀！什么躲在峨嵋山呀！互相“文攻”几个回合以后，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“武卫”起来。中国人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界，在那十年间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动辄拳头开路，枪炮说话，打个不亦乐乎。这两拨争夺的焦点，是危楼那颓败残破，本已不怎么体面的大门。经过一番拉锯战以后，门倒了，门框也散了架，门外的一拨蜂拥而进。双方肉搏血战了一番，有脑袋开瓢的，有肚皮豁开的，至于皮破血流，手足脱臼的，更不在话下了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休战，各取走五捆砖头似的人民币，撤离了危楼。劫后余生的男女老幼，从躲藏处跑出来，各自收拾被当成战场的家，最堪钦佩的，这些武斗战士于混战之中，能忙里偷闲地顺手牵羊，不失时机地捞些外快。所谓“文革”成果最大最大，就造反起家者而言，是很准确的。可危楼的大门，自此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一直无人过问。能掩饰危楼破败的这一点门面失去以后，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了。

阿宝的昏迷，还未到达医院，倒也勿药自愈了。睁开了那双由于精神折磨而塌陷下去的眼睛，发现蹬着平板三轮的，是乔老爷，在后面推车的，却是他最害怕失去，然而并未失去的未婚妻。他轻轻地叫声阿芳，两行清泪簌簌跌落下来。在那样年月里，连爱情都是苦涩的。

阿宝恐怕算得上是危楼的老住家户了。一九五七年，我由于写了篇干预生活的作品，碰上厄运，转眼间，好多朋友都做出

见面不认识的陌路人一样。为了避免他们尴尬，只好想法离那些聪明自洁的同志远点，就托人在 Y 大街 J 巷深处这幢危楼里找了个落脚之地。好象记得搬进来的时候，阿宝还没有上小学呢！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，和他那善良得近乎怯懦，本分到愚昧程度的父母亲一样，老实得实在出奇。老实是做人的根本，但过分的老实，以致不能应付世变，显得那样迂腐、笨拙，就未必值得去赞美了。阿宝的双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里，由于过分克尽厥职，以致积劳成疾。随后，在接踵而至的困难岁月中，就相继撒下阿宝和大女儿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。阿宝的这位姐姐我从来没见过，也没听提起过。但我觉得正是阿宝姐姐有些什么不名誉、不光彩的污点，使得老两口一辈子象生活在瓷器店里那样，小心翼翼，唯恐碰碎什么地谨慎行事。

阿宝能熬过三年灾荒，也算人间奇迹。虽然饿得皮包骨头，但还活着。他为什么要当炊事员呢？正是那饥饿的日子里，无数次总结经验才得出的结论。以后他上了班——这里我得为我也不是很喜欢的范大妈记一笔，正是她到阿宝爹妈的工厂去大声疾呼直至吵闹不休，厂领导被她缠得没法，才把连童工都不够格的阿宝收留——从领第一笔工资开始，直到今天，除了最低的生活费用外，一分钱的奢侈，都未敢尝试。就这样，聚沙成塔地攒下了两千元存款。可那时候，大家都信奉穷则变，富则修的哲学，越穷越光荣。于是，阿宝这四位数的存折，就成了某些人嫉恨的目标。但同时，也成了女孩子追求的对象。

要照乔老爷的评价，阿宝倘无那张存折，不会有姑娘瞧上他的。他也并不丑，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。不知怎么搞的，阿宝的被告面孔，挨打姿态，一种似乎从双亲那里继承下来，在血管里流动的窝囊废气质，使得他好象先天理亏三分的软弱、胆怯、

闪让、退避，脖颈和腰杆都不怎么直挺的神态，让人感到扫兴和灰心。但有的女孩子，爱神的箭往往不能射中她的心怀，偏偏很容易为金钱敞开心扉。所以，阿宝一看到那双贪婪的眼睛，怀着覬覦之心，紧紧盯住他胸前口袋的时候，他常常产生一种热辣辣的焦灼感，好象胸脯上抹了芥末面或者辣椒油似的难受。

“你还想挑什么天仙不成？”乔老爷有时急得朝他嚷，“你都快三十了，打一辈子光棍吗？”

老天爷还是很慈悲的，它不那么势利眼，终于在“文革”中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，无论城市农村都被搅得鸡犬不宁的时候，在S市Y大街J巷那棵和崇祯爷上吊差不多的歪脖树下，我们可怜的阿宝，和另一个同样可怜的姑娘阿芳相遇了。

当时，阿宝正匆匆忙忙赶往工厂上班，为了节省五分钱公共汽车票钱，成年累月这样步行着。其实，整个厂子早就停工停产，几千职工以革命的名义白吃白拿。可阿宝自打进厂就在食堂，所以不论别人怎样造反有理，他得把大家喂饱。因而在十年浩劫里，真正做到革命、生产双肩挑的，唯有炊事人员。而阿宝又是其中佼佼者，连一分钟也不曾迟到过。

阿芳——请原谅我在《危楼记事》系列短篇小说中，这种对老一辈有姓无名，对年轻一代有名无姓的称呼法，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的这些邻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而已经在银幕、屏幕头角峥嵘，说不定在你家墙壁挂着的明星月历上，有她玉照的阿芳，我更有责任为之隐讳。这随便起的名字，只不过是代号而已。你可千万别去索隐推测，以致对当代明星产生误解——显然还是第一次背井离乡，从遥远的同样被“文革”风波搅浑了水的乡下，来到S市谋生。她迷了路，找不到她要投靠的人家；而且也走累了，靠着那歪脖树歇歇脚，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？

也许是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态，那怯生生、孤立无援的模样，那被刚睡醒的城市所特有的喧嚣纷扰，惊吓得茫然无主的眼色所吸引，阿宝才迟疑地停下来的吧？其实，要不是早些时候，被推了阴阳头的朱大姐（这位过时的电影明星总希望自己年轻，所以喜欢大家这样称呼她）曾经打算仿效她先祖朱由检那样，在歪脖树结束屈辱羞耻日子的话，阿宝决不会驻足，以疑虑的神气打量阿芳的。

朱大姐并不想死，只不过一时气短，悟不过来罢了。等到也是上早班的阿宝，把她从树上抱下，那一口背过去的气，终于缓转过来的时候。她才真正感到活着是多么的好，而且，小巷里的空气是多么清新宜人。这个一辈子不曾生儿育女的明星，象母亲似的搂住阿宝，简直疯狂了似地亲他，感谢他把她救了，还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千万别告诉你乔大叔……”但是，谁知是范大妈有某种特异禀赋，还是她有着业余侦缉的嗜好，好象什么事情都逃脱不了她那对年轻时也很动人的眼睛。她嘿嘿冷笑一声，揪住这位寻短见者，押往造反总部，以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名，把朱大姐另外一半头发也剃光了。“这样也好——”乔老爷端详半天后说，“要是演《阿Q正传》的小尼姑，倒不用费事了！”

还是这棵歪脖树，还似乎是不久前的场面，结果又被似乎象上帝无所不在的范大妈碰上了。她这一回不是嘿嘿冷笑，不是连忙报告，而是猛扑过来，象老鹰抓小鸡般的，想一把攫获住阿芳，撕个粉碎似的。

阿宝也诧异范大妈那凶恶暴厉的样子，而阿芳——她不象今天这样见过世面——被那五官挪位，肉丝都横起来的脸，吓得直是索索地抖。尤其那沙哑的声音：“你干什么？你想在这儿干什么？……”如同多年不上油的车轴在转动，使人感到扯心拉肺

一样的难受。她求援似的叫了一声：“大哥——”期望着阿宝，此时此地也只有他能证明，她在这条巷子里，除了歇歇脚，什么坏事也没作。阿宝这个人，虽然有那种胎里带的软弱，但他的同情心，也并不比别的正直的人少一点。不过，自觉地位卑下，力量微薄罢了。但今天，也不知从哪平空增添一股勇气，竟敢斗胆挡住范大妈，护住已不知所措的阿芳。

范大妈胳膊一震，没想到一个软柿子捏的阿宝，竟敢公然抗拒或者蔑视她的权威。开头，她只是出于一种好意，认为这棵歪脖子树，肯定有找替身的吊死鬼在作祟，朱大姐上吊未成，现在又来个讨死的。所以，她恶狠狠地扑过去，倒不是冲阿芳，是冲阿芳背后那个伸出尺把长鲜红舌头的吊死鬼。她看不见，但她相信有。实际上她有点迷信，而且她认为自己佩戴的“文革”期间很盛行一时的革命装饰品，具有某种降妖伏魔，驱邪避秽的功能。这自然是可笑的，有些荒诞不经。可她，却是至诚地相信，你拿她有什么法？正如她早年间装神弄鬼一样，硬说有位仙姑附在她身上。搬到危楼以后，还闹过两回，她丈夫那样狠狠地揍她，也无济于事。一折腾就是半天，遍地打滚，口吐白沫，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。看来，只有鹤翔庄的自发功可以解释这种悖谬了。但是，胳膊震麻以后，立刻意识到这是妨碍她履行职责。一种似是天赋神权，范大妈批准自己监管坏人，并且防范那些可能沦为坏人的好人。前者如黑五类，黑九类；后者则由她疑神见鬼去划圈。至少在危楼里，能够让她放心的，绝对纯粹的好人家是没有的。甚至象孤儿出身的阿宝，她也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点儿，好象他那样节衣缩食，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似的。尤其有一回，邮局把一笔汇往灾区的百元款项，东找西查，终于证实是他寄的，并退还给他的时候，阿宝死活不认这个帐。

这件事轰动危楼，它使人们看到虽然卑微，虽然无足轻重，虽然象躲在窝里不敢探头的鸟那样的人，有颗多么良善的心。尽管他非常节省，但并不吝啬。可范大妈却从此认定阿宝的钱来路不正，于是他成了她心目里另册上的人。“好！你竟敢和盲流串通一气！”马上严词责问，“她干吗的？她找谁？她有证明吗？她什么成分？你——”范大妈转脸对阿芳，“走，跟我到街革联去谈谈！”

乡下姑娘哪里懂得街革联其实是街道造反革命联络站的简称呢？那时候，群众组织多如牛毛，甚至在动物园的猴笼里，不知谁塞进一块木牌，上面居然写着“红面猴造反总部”。这当然是恶作剧，但猢猻们不知底里，上蹿下跳地抢着玩，倒也是现实的缩影。我一直怀疑是乔老爷干的好事，但他矢口否认，可又并不掩饰脸上流露的得意之色。阿芳哪有乔老爷的胆量与幽默感呢？一听要谈谈，便知道不是好去处，连忙以乡下人的聪明，拔脚就跑。



范大妈马上判断她不是好人，只有坏人才心虚胆怯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随即追赶过去。阿芳慌不择路，摔了一跤，连随身带的包袱也来不及

拣，爬起来没命地冲出J巷，很快消失在Y大街的人流里去了。

阿宝也许是有生以来头一次，体会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一个女人的屈辱，他感到十分痛苦。以能够与范大妈媲美的高嗓门，冲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象话吗？欺侮人！她怎么妨着你啦！”

“欺侮？”范大妈不解地重复一遍。那腔调，表明了这个字眼在这种场合，纯属多余。对于被她监管和需要防范的对象，这种欺侮，不仅是必要的，还是正当的。她就是这样认为的。

阿宝挟着这个轻巧的，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，走到巷口，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。他估计，过不一会，这个乡下姑娘会赶回来寻找。阿宝等啊等啊，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，买票坐车去厂里给造反派做饭。午餐开完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，白白耗去一个下午，不见她人影。傍晚，阿宝接着等，在路灯下，溜达到深夜。实在太晚了，才姗姗回家。阿宝自己也诧异，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？是因为她可怜？因为她受欺侮？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？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？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，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？……

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。

几经踌躇，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，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！真有点象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，唯一的奢侈品，是面小玻璃圆镜。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。但阿宝怎么看，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。看来乡镇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，能把人照得完全不象自己。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，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，常常总不吻合，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。

就在此时此刻，一种淡淡的，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，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。可当真地去闻，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。然而，稍停片刻，不经意间，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。他不由得问自己：“她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钱，没有粮票，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？……”霎那间 一种同情，一种关注，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

情，从胸臆间油然升起。于是，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。决心到此时此刻，所有无家可归的人，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。

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，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，将是异常沉重的。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，也许脚步会迟疑，不象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。那速度，真好比两肋生翅，脚底生风，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，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。心头那股热劲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？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，塞在他胸膛里似的，那样实在，那样熨贴。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，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，立刻警告他的话：“那可是个无底洞！”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。

“阿芳说了，她不会拖累我的，她能养活自己，说不定还可以帮补我咧！”

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：“说得好听，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！”也许他正和他老伴，从街革联请罪回来，心头老大的不顺。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，是给坏人准备的，乔老爷当然不算，但他老伴算，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。谁曾想到“文革”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，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，倒越发风雨同舟地亲密了。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，陪老伴请罪。从此，他每天清晨去，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，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，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。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，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，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。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，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，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，必要时揉揉眼睛，泪水就辣出来了。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，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。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，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